

陈水扁幼年时代历经过一段非常穷困的日子，这段“吾少也卑贱”的岁月，给陈水扁尔后的人生路程，带来了不可磨灭的深远影响。

陈水扁老家庭院里，有一堵破旧的土墙，他的父亲陈松根，经常拿粉笔在墙上写着密密麻麻的阿拉伯数字，抹抹擦擦，几乎每隔几天，墙上旧的数字被擦去，新的数字又取而代之。

等到陈水扁稍为长

大些，他才晓得家里这堵土墙上写的阿拉伯数字，原来竟是家中平日赊欠菜钱、米钱的一本“账簿”。

陈水扁：从“乖学生”到“洗钱犯”

文 / 王 丰

艰苦岁月

小学时代的陈水扁，因为家里穷，父母没钱帮他买鞋，每天上下学，他必须赤脚徒步走六七公里远。下了课回到家里，还要帮母亲挑粪到菜园里施肥。家里没钱买柴，要趁天下大雨之后，到附近的曾文溪里，捡拾漂流而下的木头。

和生活搏战，过得如此辛苦。穷则变，变则通。小学时代的陈水扁，就懂得跟朋友借钱，采购小孩子爱玩的赌博抽牌（一种抽奖游戏，付一点小钱，抽一张纸牌，运气好的可以赢得小奖品），为自己赚零花钱。到了高中时代，还去当市场调查员，赚学费。

甚至到了大学时代，第一次造访女朋友吴淑珍在台北租赁的宿舍，见到吴淑珍房间里放了一只组装的简易胶布衣橱，竟误以为那就是电冰箱。吴淑珍还透露，大学时代的陈水扁，竟然连银行定期存单都没见过。

日子那么艰苦，然而，陈水扁从小到大，在学校里的课业，却始终是陈家上下引以自豪的荣耀。陈水扁从小就知道自己能读书上学，完全是父母勤勤恳恳，靠着赊账，靠着辛劳干活换来的，每一枚铜板，都有父母的血汗辛酸，他读书从不

敢马虎，所以，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，陈水扁成绩向来是第一名。

初中以后，陈水扁一直是班上的班长、模范生，功课依旧是第一名，所有的学业比赛，举凡注音比赛、书法比赛、作文比赛，也永远包办第一名。就读台南县曾文初中的第三年，由于得奖

不计其数，那年他的操行成绩居然高达107分。如果“操行”象征着一个孩子的

品德、操守，意味着一个孩子的行为举止，足以成为同侪之标竿表率，那学生时代的陈水扁，营造的形象完全是不折不扣的“好孩子”形象。

到了高中时期，陈水扁仍是铁打的“第一名”，毕业成绩第一名。大学联合招生考试，又以第一志愿考上台湾大学商学系工商管理组。

据称，稍后陈水扁之所以不念台大工商管理，重考台大法律系，是因为听了当时党外“立法委员”黄信介的一席演讲，决心改读法律。大一升大二之前，他一方面应付工商管理系的课业，还接着准备重考大学。



上世纪70年代末，在“美丽岛”案中担任律师的陈水扁

1970年夏天，大学联考的志愿单上，陈水扁只填了一个志愿，以全台最高分的佳绩考上台大法律系司法组，成为司法组的“系状元”。更令班上同学叹为观止的，在他重考大学之前，他更通过了律师考试的资格考试。大三那年，又以当年第一名的佳绩，通过了律师执照考试。金榜题名，毋宁说是他缔造的一项奇迹，不如说是他咬牙硬拼的结果。

据陈水扁日后回忆，他大学时代的功课之所以能永保名列前茅，和他大学时代交女朋友不顺利有关。据称，陈水扁每次交女朋友不顺利时就会一个人跑到图书馆，深切反省自己出了什么问题，随即发奋读书，以好成绩赢得异性的青睐。从大一到大四，他的学业始终维持全班第一，到了大三，更获得台大法学院最高分之殊荣，每学期都获得象征台大学生最高荣誉的“书卷奖”，领到台大法学院最高额奖学金12000元，这笔钱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，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。

以陈水扁被台湾地方政府列名“三级贫户”的家境背景，他历经十余载寒窗苦读，不仅光耀了陈家的门楣，更为他日后执业律师的事业生涯，开辟了一条平坦的康庄大道。他日后能够从法界转轨政界，投身“党外民主运动”，也是植基于早年埋头读书的那段艰辛岁月。

自我造神

崛起于政治舞台的陈水扁，当初之所以能赢得台湾众多草根选民的认同支持，在他身上至少具备了三种主要特质。首先，他以贫穷线边缘的南部乡下孩子的背景，通过个人苦读奋斗，跻身台北都会白领之列，颇让这些草根选民引以为傲，因为，陈水扁完成了草根选民无法达到的境界。其次，他运用自己熟知的法律专业知识，对抗70年代末期威权的国民党政府，尤其在他接受“美丽岛”事件“党外涉案人”的委任，逐步在法庭和各种公开场合崭露头角

以后，他的角色更趋鲜明。其三，他在台北市议会、立法院，担任“民意代表”时期，不断凸显自己敢冲敢言，为民喉舌的从政风格。

诸如此类的“资历”，加上自己的善于鼓动风潮，营造悲剧英雄氛围，把自己塑造成初生之犊似的“人民英雄”。

有几个鲜明的例证，足以说明这一时期陈水扁是如何赢得草根民众对他的迷信盲从。1986年，陈水扁因涉入《蓬莱岛》杂志诽谤冯沪祥案，被判刑入狱之前，他与同案的黄天福、李逸洋自称是“蓬莱岛三君子”，并且在全台各地一连办了七场“坐监惜别会”，闻讯赶来会场凑热闹和表态支持的民众逾十万人，让国民党十分紧张。这些场面，印证陈水扁从踏入政坛之初，即深谙操纵群众鼓动风潮的个中三昧。

固然今天各种迹象显示陈水扁执政八年期间，乃至早期担任“台北市长”期间，和财团关系盘根错节，说不清楚，但是，在他担任市议员期间，他可是经常表现出一副财团克星的样子。某次，陈水扁怀疑新光企业吴火狮所属的狮子林大楼有不合法之嫌，未料，相关的质询却被新光企业及时得知，因此，惹得陈水扁大为光火，借机在市议会大作文章。

他在市议会质询主管单位，台北市政府建设局长汪彝中的一席对话，既撩拨又逗趣，你来我往的对话甚是经典。陈水扁问汪彝中：“你怕不怕老虎？”汪彝中被问得一头雾水，陈水扁逼着汪讲，汪只好回答说：“我想每一个人都怕。”陈又问：“那狮子你怕不怕？”汪不疑有它，直截了当回答：“当然一定也怕。”陈穷追猛打：“那火狮呢？”汪彝中这才发觉中了陈水扁的计，进了他的言语圈套，因为火狮也者，就是新光企业的老板吴火狮。

汪急中生智，自以为是妙答：“没有这种动物。”陈水扁紧咬不放：“没有这种动物？那为什么我上个星期五跟你约要资料，你们马上通报新光公司的人，吴火狮连夜开紧急会议，不是你们通风报信还有谁？”汪彝中为之瞠目结舌，完



2008年11月11日，台湾特侦组羁押陈水扁，认为洗钱案罪证确凿。

全不知如何答腔，陈水扁说：“你还说不怕火狮，哪里不怕？”

当“立法委员”时期，陈水扁为了营造“反对军人干政”的民粹氛围，他曾经多次利用质询军人出身的“行政院长”郝

柏村（曾任国府参谋总长）的场合，制造舆论高潮。

1990年3月7日，陈水扁第一次质询郝柏村时，曾经以“军人干政”、“购舰收受回扣”、“违反国安法”、“对民众进行监听”等四大主题，要郝柏村答复。由于陈水扁出言尖锐，郝柏村的回答无法让陈水扁满意，双方大爆口角冲突，搞得郝柏村满脸通红，气愤不已，陈水扁在盛怒之下，推倒答询台。

随后，国民党籍立委郁慕明与民进党立委卢修一、戴振耀等人爆发丢掷椅子及激烈肢体冲突事件。

透过各种突发事件、偶发事件或者预期事件，陈水扁把自己推上了神坛，他在打碎国民党两蒋建立的旧威权主义的同时，他也顺便建构了属于新时期的新威权主义，在不知不觉之中，把自己推上造神运动的极致。正如他参选台北市长时喊出的一句似是而非的口号——“快乐、希望、陈水扁”。

2000年，陈水扁利用国民党分裂，连宋互斗鹬蚌相争的局面，侥幸当选台湾领导人。他无所不用其极地搞“本土化”、“去中国化”、“去两蒋化”，并且一再卖力推动“烽火外交”、“入联公投”，这些都是他迈向新威权主义道路，急于自我造神的手段和方法。他明知“台独”

是死路一条，而犹念在兹，偏执而为，并且误信美国坚定站在他的那一边，尤其在岛内“红衫军运动”风起云涌之际，陈水扁更加抓牢“台独”原教旨派势力，并视之为捍卫扁家的御林军。

无奈，2008年民进党蝉联领导人之路，遭到空前挫败，陈水扁建构新威权主义，建构准金权帝国的迷梦，胎死腹中。但是，令人感到讽刺的是，让陈水扁新威权主义和准金权帝国流产的力量，并不是来自台湾内部自动自发的反省力量，而是来自瑞士（要求查明陈水扁家族资金是否疑似洗钱）的外部力量。台湾内部失去反省能力，与李登辉执政十二年，陈水扁当政八年，内部防腐细胞大量坏死有关。

此时的阿扁，和早年动辄上台领品学兼优奖状，动不动就包办第一名，却衣着褴褛的少年阿扁，是不是质变了呢？小学阶段那个最爱画观世音菩萨，最爱画关公、张飞的阿扁，脑子里的价值观起了什么变化呢？那个当议员讽刺资本家为“狮子”，专捋狮须的陈水扁，为什么如今被人严重质疑利用金融改革，与若干金融集团的狮子狮孙们过从甚密？

截至眼下，台湾有关方面掌握的明确罪证，能直指陈水扁做了洗钱的不法勾当。从2000年陈水扁坐上大位以来，各种媒体报道，诸多民代、名嘴多次爆料，明示暗示陈水扁家族涉及贪渎，指证历历，甚嚣尘上者比比皆是。即便陈水扁能以律师专业，为自己妥为辩护，恐怕也只是司法防线的最后奋战。

附注：王丰，1956年生于台湾南投，传记作家。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硕士。曾任台湾《新新闻》周刊资深主笔、总编辑，著有《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的日子》、《宋美龄的美丽与哀愁》等作品。

（责任编辑 / 亚 闻）

（电子邮箱：2003xyw@163.com）